

布衣文丛

愿化泥土

主 编 邓九平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 布衣文丛 •

愿化泥土

邓九平 主 编
于海婴 副主编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京)新登字 31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愿化泥土/邓九平主编. —北京:民主与建设出版社,
1997. 2

(布衣文丛:2)

ISBN 7-80112-090-6

I. 愿…

I. 邓…

Ⅱ.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 CIP 数据核字(96)第 25399 号

责任编辑 罗 青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城区王府井大街 22 号 邮编:100006)

河北三河市文化局灵山红旗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9.75

1997 年 2 月第 1 版 199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定价:13.00 元

《布衣文丛》顾问

钟敬文	教授
张岱年	教授
严文井	先生
冯亦代	先生
卞之琳	先生

《布衣文丛》编委会

牛 汉	碧 野	汪曾祺	邵燕祥
林斤澜	舒 乙	邓九平	任洪渊
周传云	于海婴	斯 妤	张树英

平心静气

——《布衣文丛》代序

汪曾祺

把这样一些看似彼此没有多大关联的文章放在一起，编成一套书，有什么意义？意义还是有的。这些文章虽然散散漫漫，但有一种内在联系贯通的东西，那就是都是谈人生的，对人生的态度和感受。或多或少，都有一点人道主义的精神。

宋儒提出过“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这种不通人情，悖乎人性的酷论，因此为后世所诟病，但宋儒亦有可取的一面。我很欣赏这样的境界：

万物静观皆自得，

四时佳兴与人同。

用一种超功利的眼睛看世界，则凡事皆悠然，而看此世界的人也就得到一种愉快，物我同春，了无粘滞，其精要处乃在一“静”字。道家重“习静”，“山中习静朝观槿”，能静，则虽只活一早上的槿花，亦有无穷生意矣。“与人同”，尤其说得好，善与人乐，匪止独乐，只真得佳兴。

宋人又有诗：

顿觉眼前生意满，

须知世上苦人多。

这说得更为明白。“生意满”即“四时佳兴”，“苦人多”说出对众生的悲悯关怀，此蔼然能仁者之心也。

这样的对生活的态度是多情的，美的。

人之一生感情最深的，莫过于家乡、父母和童年。离开家乡很远了，但家^乡的蟋蟀之声尚犹在耳。“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不论走到天涯海角，故乡总是忘不了的。“哀哀父母，生我劬劳”，这是一种东方式的思想，西方人是不大重视的，但是这种思想是好的。“瓶花妥帖炉香稳，觅我童心四十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人到上了岁数了，最可贵的是能保持新鲜活泼的、碧绿的童心。此书所收的文章，写家乡、父母、童年的比较多，这是很自然的。

人生多苦难。中国人、中国的知识分子生经忧患，接连不断的运动，真是把人“整惨了”。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却能把一切都忍受下来，在说起挨整的经过时并不是椎胸顿足，涕泗横流，倒常用一种调侃诙谐的态度对待之，说得挺“逗”，好像这是什么有趣的事。这种幽默出自于痛苦。唯痛苦乃能产生真幽默。唯有幽默，才能对万事平心静气。平心静气，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缺点，也是优点。

现在处在市场经济时期，像一般资本主义初期积累时期一样，不免会物欲横流，心情浮躁，重利轻义，道德伦理会遭到一场大破坏。在这样的時候，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委托邓九平同志主编这套《布衣文丛》，有何意义，对青年读者会产生什么影响？影响是有的，唤醒青年的良知，使他们用一种更纯真，更美的态度对待生活。“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在青年人干涸的心里洒一片春雨。

是为序。

1996年11月

目 录

1	巴 人	生命的思索
3	川 岛	桥上——断藕之一
6	许 杰	《困厄集》自序
11	罗尔钢	胡适琐记
35	贾祖璋	生与死
42	谭正璧	拟野草篇·夜之颂
45	石评梅	无穷红艳烟尘里
47	周全平	致梦里的友人
52	胡 风	不死的青春
60	梁实秋	清华八年
90	沈从文	绿
97		生命
100	汪静之	出了中学校
109	金景芳	我与中国 20 世纪 (节录)

123	姜亮夫	忆清华国学研究院
136	胡也频	登高
147	戴平方	上滩
153	聂绀弩	巨像
159		怀监狱
169	钱歌川	行年八十
173	钟敬文	我与我们的时代·祖国(节录)
190	梁遇春	人死观
196	朱 湘	我的童年
206	丁 玲	魍魉世界(节录)
213	张友鸾	胡子的灾难历程
223	艾 芜	我是这样对付老年的
225	常书鸿	风雨春秋九十年(节录)
240	巴 金	我的幼年

249		愿化泥土
253		十年一梦
260	李霁野	试谈人生
275	杨 刚	一个知识分子的自白 ——《永恒的北斗》代序
281	冯 至	黄昏

巴 人 (1901——1972)

原名王任叔，浙江奉化人。文艺理论家，作家。著作有杂文集《文艺短论》、《横眉集》、《边鼓集》、《边风录》、《点滴集》等。另有文艺理论著作和小说集多种。

生命的思索

陆放翁临死示儿诗：“死去原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爱国赤忱，跃然纸上。到现在怕很可以做另一些人的箴言。

前些时候，南市有一姓陈的医生，为了自己家里的藏金被劫，忧愤而死。死时且叮嘱儿子，一定要成家立业，使财富达到他所聚积的程度，独于使他失却财富的敌人，一无怨言，和放翁示儿诗的心情比较起来，那真有天壤之别。是之谓“一代不如一代”。

但世事毕竟不能一概而论，二十三日日本埠报上，登载一老人焚却侵略者杀人武器的纪事。这真叫人感佩泣下，比起陆放翁的消极的期望，那是更为伟大了。

我常常想：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能思索。能思索，则

同情心必然广大。形骸固然有尔我之分，而生命却是相互连结的。佛戒杀生，不愿以他物的生命，延续自己的生命，这精神是伟大的。

但人兽之分，是极其显然的。人类社会已达到征服自然的阶段，禽兽虽然也有进化，但决无文化可言。所以在今日吃禽兽之肉还不算是一桩罪恶。而人与人的生命之须相互尊重，又成为人类最高的道德。

生命的玩弄者，不但不能以别人的头与手去威吓其所憎恨者的生命，实际上是侮辱了自己的生命——自己为人的道德。是之谓“兽性发作”。可是在另一场合，不忍自己同胞横遭杀戮，见敌人武器，愿以自己生命作孤注，烧毁它以拯救同胞，是将自己生命，扩大到国家民族的生命，其结果，虽然弄得脑浆迸裂而死，但他的生命将永远长留于青天厚地之间。“中华老人”为不死矣。

自己活得写意的另一面，便是别人死得伤心。以此而责敌人与汉奸，不是我们的企望，因为野兽不懂得思索。我们只希望全上海市民，懂得这个道理，节约生活上的奢侈，也就救了这个国家。不要为一己的幸福，而牺牲大多数人的幸福。宁可牺牲自己的幸福，而争取大多数人的幸福。

这虽是玄学的想头，但我们正需要这种玄学的想头。

1938 年

川 岛 (1901—1981)

名廷谦，字矛尘，浙江绍兴人。教授，作家。著有散文集《月夜》、《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等。

桥 上

——断藕之一

——这一年我是几岁呢？十一？十二？我的姑母许还记得吧。

他们说，伊比我大四岁，那末伊该是十五或者十六了，在那一年。

如今我是连我当时的年纪也已忘却。在那时只听说伊比我年长四岁，我那渺茫的幻想就如得了多少的保障，深深地镌在记忆中到如今还没有褪去微笑的颜色。我属牛，伊属鸡，据说肖数是相合的。你看，够多巧呀，这个合，我听了，真是——比我刚知道伊那小名时还要高兴。

我是跟祖母到姑母家去做客的，姑母的住所和伊家隔着一
条河；虽然中间有桥并不碍事，可是要没有这条河，伊便成了
我姑母家的近邻，不至于如现在生分！一说起来便是西岸开洋
货铺家的英姑，好似两家的门口不就有桥，离的如何辽远。

倘若我站在姑母家的门口——就说是桥上吧，据我此刻的推测，当不仅是邻近的人家或者英姑家里，知道我是谁家的客；就是常在桥上走过的人，也该知道我是一个异乡人。

薄暮的时节，在桥上望不见落日，要是伊也在门口，那晚霞——晚霞般的美便依稀能在西方覷见，见了使我感到幻灭。因此，不但薄暮时节，几日来我于午前后也和姑母说到桥上来看船了。那船也真好看：一只出坂船，夫妇分坐在船的两头上使桨，中舱堆着不多的白菜和萝卜，根际还带着泥。一只渔船，船艄上放着一顶大箬帽，箬帽底下露出来一点蓑衣的角，中舱里是几盆鱼，鱼都是活的，我知道有一种鲈鱼，就如鳊鱼似的，渔夫坐在船头上使桨；有时在中舱里大约是渔人的子侄，用蚌壳把船中的积水往船外泼。要是卖番薯或者菱角的，还有一只竹篮里放着秤；叫卖的人便是在船头上划桨的人……我老实说，那时所要看的不是这些，是比这些更要好看的英姑娘。

如何我会知道伊叫阿英呢，是伊自己告我的。伊的半个身子倚在桥梁上，低着头吞吞吐吐地和我谈，“爹和娘都叫我阿英，三弟讨厌，他老说我是苍蝇。”后来也听得我姑母说，西岸的英姑和檀哥儿倒顶说得来的，他们的肖数也合。

我们时常在桥上相遇，见了面彼此都带笑，笑的时候伊的脸上有两个酒涡。却是好笑，见面不一会我便捧了那颤动的心讪讪地离远伊了，虽是落了桥还回头来偷看，但往往是四目相遇，那我就该很快的跑进姑母家去了；在门斗里站一会等脸上不大热时再出来，如果伊还在桥上，那末我——那时真难为情。伊又该眼睛盯住了我抿着嘴笑了。

也是一个薄暮的时节，我凭着桥梁在看——看的是什么已经忘记。忽然背后娇滴滴地一声，“檀哥儿，看什么咧？”我回转头来知道叫我的便是英姑，我却窘了，真窘，窘的脸都——

发紫了吧？我还说：

“骇我一跳。”

“你又要逃了吧？”

我更羞了，伊似乎也有点脸红，红的才好看咧。不久彼此都恢复了常态，且也亲热起来。忘了怎么个来由，这其间伊把小名儿也告了我。后来伊弟弟来叫伊去吃饭，临走时还和我说：“唔。”

明朝，家里来人把祖母和我都接回家去。我一夜来预备要和伊说的话也不及说。回家后还不时想起伊，有时说话绕了多少弯子向姑母家的来人面前探伊的消息，到而今十几年了，我还能想起伊那迷人——至少迷我的两只大眼。

人们也许轻易看过了水上的浮萍，也许珍重沾在襟上的飞絮。至于我，这偶然的遭遇便在记忆上撒下了种子，四年前我重到桥上，曾逗起我当时缭乱的情意，今年深夜中又经过旧日伊家的门口，虽然一切已经模糊的犹如夜色，但是伊的情影毕竟在我的记忆上撒下了种子，使我忽然感到当时的孤寂。

许 杰 (1901—1993)

浙江天台人。作家，评论家。著有小说集《飘浮》、《暮春》、《火山口》、《剿匪》、《别扭集》、《胜利以后》，文艺评论集《现代小说过眼录》、《文艺批评与人生》、《鲁迅小说讲话》、《野草诠释》、《许杰文学评论集》，散文集《许杰散文选集》等。

《困厄集》自序

我把自己近几年来写的杂文散文，汇成一个集子，题名《困厄集》，因为自己这一晌的生活，正在困厄中。

本来，作一个文人的人，他的生活的困厄，原来是意料中的事，自也不值得矜夸，更没什么奇特。自己一时的，或者，甚至是永久的生活的困厄，于自己的文章，也不见得有什么关系，我如今之所以把这个集子题上了“困厄”这两字的缘故，也不过想纪念这一阶段的生活，给这个时候的心情留一点迹象而已！此外更没什么用意。

这半年以来，自己的心情，原就不大舒服。——自然，我这不舒服的心情，也难免没有自己个人的成份；但最大的因素，却是由于悲痛那些为了吃饭竟然出卖自己的老婆，为了吃干菜

炖鸭竟然出卖了朋友，甚至自己人格的人物，以及竟然让这种人物生存着的社会。不过，这些事情，我也看得颇多，也管不了这些。我的不舒服，只是自己的不舒服而已，于别人，于社会，都无关系。社会虽则也有明眼，但明眼的毕竟不见得很多，何况他们多是聪明君子，谁高兴去碰赵老爷一根毫毛，把别人的棺材抬到自己家里号哭？至于那些天生混噩之辈，自然更是一阵东风倒西，一阵西风倒东，是非不分，惟有实力实利是问，横直抗战的洪流，早已改变了人性，你要争什么真理正义；你就定命的活该倒霉；而且也是“咎由自取”。只有石灰刷子，或是狗皮膏药，才美其名曰处世哲学，而为学者专家所乐道，——他也用以谆谆地教人，如此方能到处顺利，大吉大亨。大势如此，我的不舒服的心情，让它乖乖地自生自灭，岂不了事？可是自己偏有这种癖性，死也不肯服输，那么困厄之来，又岂不更是意料中的事？

然而不然。一个人的遭际，虽说有些原在意料之中，却也不能就没有意料之外。我平素不相信什么叫做命运，以为命运只是一种遭际、一个机会。但你无论如何吃硬，生命的历史阶段，就只有那么长，时间不能停住，也不能倒退过来，“再来一个”，生命也不可试验，人生的某种遭际，是不能像黑板上的错字，抹了再写一回的。此种场合，你说是一种遭际一种机会，固也无所不可，就说是一种命运，谁又能够给予否认。人定固也可以胜天，但这也有历史文化的限制，此时此地的悲剧，显然就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历史文化背景，个人就没有那种回天的力量。而所谓人谋不彰，我也不否认，但人谋却毕竟不能事事周到，保险亨通，等到漏洞既已形成，虽说也可事后补救，但这所能补求的却只能限于人力能够做到者以内。何况事情既然过去，有如打破了一只瓷瓶，就是买回了一只瓷瓶，可也不是

原来那只瓷瓶；更何况人事不尽如瓷瓶，而就如瓷瓶，也有力不从心，无此能力买回一只瓷瓶的呢？人生如逢此种遭际，此种场合，这将有何话说。这半年来，我的所谓困厄，无非只是这些机缘，这些遭际所造成的一些不幸的连串而已。

这中间的事故，说来也甚平凡，尤其在这整个民族遭受到空前的苦难的时候，我的平凡的遭际，更是算不到什么。抗战以来，我自己的生活，早就压低到最低限度了，说是困厄，也可说是无日不在困厄之中，在国家方面说来，抗战时期，原只是一种变；但在我自己的生活方面，却早就以这种国家之变，认作自己之常，固然也有人在这抗战中飞腾，有人在这抗战中显赫，有人利用抗战在无法无天，有人利用抗战在保持地位，借以维持他的三日小宴、五日大宴的局面，但与我都无关系。我只是教我的书，咬紧牙齿，过我自己的几乎饿死但却并未饿死的生活。我不能有什么要求，也不敢有什么要求，好在大家都说天快亮了，苦难时期，也将跟着黑夜过去，再抽紧些裤带，想也不至即日死去。可是，个人的遭际，却也不见得尽如人料，我以国家之变为常，而我自己的生活，却也免不了再有那个一变的出现。细细说来，所谓我个人的生活之变，也不过只是被人打倒了，而且被人出卖了，这就成为时髦的“失业”，这是一。其次，是自己在不快活的心情中，死了一个孩子，但这也只能算是一件极其平常的事。在这人世间，死过孩子的父母，不就多着在。再其次，是自己生病和老家遭了火灾；但这些也只是一种平常的事件，用不着怎样的铺张。这期间，老家的遭了火灾，我如果有此能力，花上百儿几万，立刻就给重建起来，一下子脱旧换新，岂不大类打破了一只瓷瓶又重买一只瓷瓶。至于自己的生了大病，固然也算不幸，但毕竟没有死去，瓷瓶之喻，已经谈它不上。如此说来，岂不一概放怀，看得开些拉倒。